

探讨不同的文化语境制约功用及审美接受

[摘要] 本文以《桃花源记》的两个颇具代表性的译文为个案,其一为英国汉学家所译,另一为资深翻译家杨宪益所校(译者不详),指出 James Hightower 译文更易为中国传统文化交流的对象。西方读者所认知和接受。笔者以精神分析为视角,从译者主体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心理及思维差异和不同的读者对象群反应等层面探讨了不同本文的文化语境制约功用及审美接受并揭橥了英国翻译理论家 Peter Newmark 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念在两译文里的映现。另外,笔者认为这种翻译批评观一定会丰富翻译批评及实践。

[关键词] 《桃花源记》 英译;比析;文化语境

一、引言

《桃花源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奇葩,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一部分。这部作品为田园诗人陶渊明所作,后为千古传唱,自那时起“世外桃源”就成为下层人民追寻的美好的理想社会,因为那里没有剥削和压迫,是男耕女织型的自给自足的“人间天堂”。这显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社会理想。《桃花源记》是诗体写成的,并由于古汉语的凝练,微妙,低调陈述,音韵优美等特点,读起来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西方学者曾断言,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跨文化传播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在此拟从中国文化瑰宝的内核——经典文学着眼并从中撷取《桃花源记》,在中西比较文化语境关照下审度它的两个英译文:英国汉学家 James Hightower 的译文[2](P. 47 - 48)和中国翻译家杨宪益校的译文[3](p. 139 - 143),以期抛砖引玉。

二、精神分析批评视野下的两译文比析

笔者在解读原文的基础上,对这两个译文做一番详尽的比析,由感悟上升到理性的思索。这里仅撷取颇具代表性的译文加以评析,从而显现出 James 译文在中西比较文化语境里独具的魅力,并且其译文在言、意、象方面兼得,相形之下,杨校译文略显逊色。之所以如此,乃由译者所处的迥异的文化语境所致。从语言的文化基因这一内在视角着眼,这无疑会丰富现代翻译批评观及其实践。笔者不囿于结构主义语言观,而深入挖掘本文的作者的精神活动,因为不同的本文都是译者的再创作,这种话语转换是译者不同文化身份的象征或书写。下述的翻译批评就依此为平台,赏鉴不同本文的具体成因及其审美效果。

(1)原文:忘路之远近杨(校)译文:heedless of how far he had gone. James 译文:unmindful of the distance he had gone. 第二个译文用“unmindful of”译出了“不留神”无意识的意味,给人以“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美感;第一个译文略显平淡些。

(2)原文:欲穷其林杨(校)译文:determined to get to the end of this wood. James 译文:He went on for a way with the idea of finding out how far the grove extended. 杨(校)译文虽译出了这种主观愿望,但情感色彩与原文相比过于强烈。然而 James 译文则译出了主体(渔夫)的心理活动:有意识地,充满好奇地探求,较贴近原文的“欲”的内涵。

(3)原文: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杨(校)译文:the foot of a cliff, where there was a small cave in which there seemed to be a faint light. James 译文: There was a small opening in the mountain and it seemed as though light was coming - though it. 杨(校)译文虽译出了隐隐约约的光线,却没有做适当的引申,不利于上下文的行文连贯。James 译文则兼顾了语境意义,易唤起读者产生“小口”里面或许别有洞天的联想,情理交融。

(4)原文:阡陌交通杨(校)译文: there were raised pathways round the fields; James 译文: and criss - cross paths skirted the fields. James 译文译出了纵横交错的平整道路围绕着田地;而杨(校)译文则没有译出原文的应有之义。

(5)原文:咸来问讯杨(校)译文: they too all came to ask questions. James 的译文 they all came to pay him a visit. 根据下文的具体交代, James 把“问讯”译成“visit”即拜访,比“ask questions”更妥帖些, James 译文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6)原文:不复出焉杨(校)译文: and had stayed here ever since. James 的译文: had never ventured out again; 杨校译文采用了反说正译的技巧反倒失去了些许避乱世而隐居的心理状态的完整传达。James 译文倒是避乱世过安居乐业生活的社会心理,以及乱世给桃花源的人们造成的惧世心理的印痕。

(7)原文:此人 为具言所闻杨(校)译文: Point by point the fisherman explained all he could of the world that

he knew. James 的译文: the fisherman enumerated the dynasties one by one and recounted the vicissitudes of each. James 译文结合上文对原文进行适当的语义引申,把抽象的原文具体化,较杨(校)译文更连贯一些,也更便于读者理解。

(8)“不足为外人道也。”杨(校)译文: people said to him: “Never speak to anyone outside about this!” James 的译文: the people said, “There’s no need to mention our existence to outsiders.” 杨(校)译文通过对上文情景的概括分析,用一个“this”含糊地通观总结了上述情节,而 James 的译文不仅一语道出“this”的具体所指,而且通过抽象逻辑思维把这个能指具体所指为桃花源人们的世外生存状态“existence”,同时语气委婉含蓄,比杨(校)译文中体现的生硬的命令口吻更有说服力。

(9)诣太守说如此杨(校)译文: he called on the prefect and told him all about his experience. James 的译文: he reported what he had found to the magistrate. 杨(校)译文囿于原文,没考虑到西方的行为习惯和模式,以至于译文语言不太正式,用了“told”译文则符合这种场合,用了“reported”,同时又用“found”突出了这个意外的发现。(10)原文:遂迷杨(校)译文: But they became completely confused over the marks. James 的译文: but went astray 杨(校)译文与前句衔接稍紧密,并认为迷失方向在于混淆了所志,James 的译文行文较连贯,避免了语义上的重复和迭现,并给译文读者留下一定的想象和思考空间。(11)原文:高尚士也杨(校)译文: a scholar of high reputation from Nanyang. James 的译文: A high-minded gentleman of Nan-yang 杨(校)译文把原文译成“a scholar of high reputation”显然与刘子骥是位隐士的身份不吻合,James 译文则将其心灵的高洁译出,君子的形象跃然纸上。

三、翻译理念的文化制约及本文的审美

James 的译文采用了交际翻译的方法,缘由何在?他把中国传统文化熟捻于心后才动手译之,但译者的英语思维习惯在不自觉地左右着他头脑中的“乌托邦”式的图式。译者把译文置于西方的社会文化和心理语境中进行话语建构。该译文从形式到内容都传递给西方读者一个隐喻即这不正是异域的“乌托邦”,这体现了译者对原语文化的不体认。笔者认为这是翻译过程中译者潜意识里对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质素作了“归化”处理或转换。James 译文是译者的再创造意识的显现和外化,其中不乏译语对原作的同化。郑海凌说过,“文学翻译应追求译语的异化(变形)进而达到译文的优化”[5](p. 3)。翻译时由于译者受个人审美观念的支配,对原作意义理解的不确定性导致原作者原意在译语表达上发生不同程度地异化,所以译者对原作异化要把握好“度”,入译文之“妙”。杨宪益译文是忠实的译文,字当句对,形神兼备,但若从审美张力来看,只是浅化的译文,充其量是等化的译文。然而 James 译文与原作拉开了一定距离,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忠实原作,实质上优化的译语达到了信达贴的效果,异化的译文蕴含的情调给读者以美感,交际翻译的目的也在于此。James 译文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译语文化的色彩,译者的主体意识受西方解构主义影响颇为明显。解构主义学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在于求同,而在于存异,一部译作的价值,不在于它的通顺程度,而在于它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杨宪益译文在“形似”中力求“神似”,采用了语义翻译的方法。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理论可为我们从比较文化语境里解读,比析这两个译文提供切入点。交际翻译试图给译语读者造成尽可能接近原语读者的效果。语义翻译试图尽译语的语义和句法之能事译出原作的准确语境意义。语义翻译通常停留在原语文化,传递给读者原作的内涵。交际翻译只面向不期望理解困难的译语读者,契合译语读者的文化期待视野即尽可能多的外来元素转换到译语文化中去。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相比,更注重译语读者的接受。James 译文充分考虑到了译语读者的审美效果,字里行间无不隐现了译者的意图。这种翻译意图和目的直接决定了 James 采用翻译策略,这种译者选择也与自身的外倾心理和分析型的主体思维方式不无很大关系。语义翻译试图准确再现原作的风味和语气等,把形式与内容融为一体。杨宪益译文里体现了译者的综合性思维方式和内倾心理,这说明译者翻译时未完全摆脱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译语读者结果不会产生与源语文化完全对应的文化意象联想。因而两种译文突显了两译者思维范式的差异。这两种译文明显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这与译者的个人文学素养,跨文化意识有很大关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桃花源记》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传达,译者要传达出原作的个中意味,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才不致于文化误读和文化误译。两位译者的主体意识受各自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多的本民族文化色彩。两译文折射出了两译者对外来

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不同解读和价值取舍,并由此呈现出两译文的不同审美形态。

四、 结论

考量两译文,笔者发现 James 译文略胜一筹,作了恰如其分的语义引申和逻辑引申,更易为西方读者接受,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些许缺失在所难免,反倒让读者更体会到译者的一番匠心及译文的无穷韵味。杨宪益校的译文虽保留了原作的形式结构,可是神韵和情韵却未被传达得淋漓尽致,显得平淡,不易为西方读者吸纳,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跨文化传播中的一点缺憾。James 译文作为翻译文学定会在英语国家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我们的文化输出不是也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吗?譬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唐朝诗人李白的《长干行》已确立了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所以,《桃花源记》的 James 译文也不会“行而不远”的。笔者认为,杨宪益校的译文忠实于原文,其精神范式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语义翻译色彩较浓,保留了较多中国文化色彩的质素,而且译得较为平淡。从等效翻译角度看,它不能引起西方读者图式里相应的文化意象,因而不能产生对应的文化意象的互文性,达不到等效的文化传播的目的。James 译文则较好传达了原文的神韵,重在交际翻译,其中虽有些许文化误读,从而产生文化误译,但颇具似非而是的意味的是,其译文契合了西方读者的社会心理和文化期待和接受的视野,更易为西方读者更有效的、更广泛的认知与接受,它无论在审美张力还是在意蕴传达上都堪称为等效的佳译。由此可见,西方译者(如汉学家)在解读、传译中国经典文学时,难免会出现文化误读和误译,但这不一定都不利于文化的输出,James 译文就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契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批评者和译者应充分认知文化语境对本文的制约作用及随之产生的对本文读者接受程度的影响。因为翻译的差异度是与异质文化语境内在地相关联着的。异质性的中西文化语境的双重作用为解释和评价翻译现象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内在尺度。

参考文献:

- [1] Peter Newmark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 [2] 王宁. 走向中西比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A] .郭建中.文化与翻译, [C]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0.
- [3] 中国文学· 古代散文卷[C]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8.
- [4] 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M] .中国文学史勘考资料选编[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 [5] 郑海凌.译语的异化与优化[J] .中国翻译 ,2001 ,(3)
- [6] Hightower ,James. The Poetry Of Tao Chi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